



2021年2月17日,榕树的落叶堆积在操场上



2019年10月16日,榕树下奔跑的学生

它是一棵榕树,生长在广州基立道小学的操场一角,已有几十年了。

在广州,榕树是让人习以为常的一种存在。在一年大部分的光景里,处于凝固状态的榕树就像一种日常哲理,属于我们“日用而不自知”的一种常识。

每年春季,榕树落叶的现象非常普遍,“一叶知春”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。孩童在落叶堆间嬉戏打闹,成人则忙于时光留影。春季落叶似乎变成了广州榕树每年的高光时刻,但却鲜有人提及它复绿的美好。

在2017年的春季,我第一次目睹了操场上的这棵榕树,从枯枝到新芽,从新芽到完整复绿的“重生”。这个过程仅持续一周左右。如此迅速的生长,远远超过了我的“常识”范畴,也成为我开始为它拍照的缘起。

在我看来,新芽那种透绿的生命力,才是它每年真正的高光时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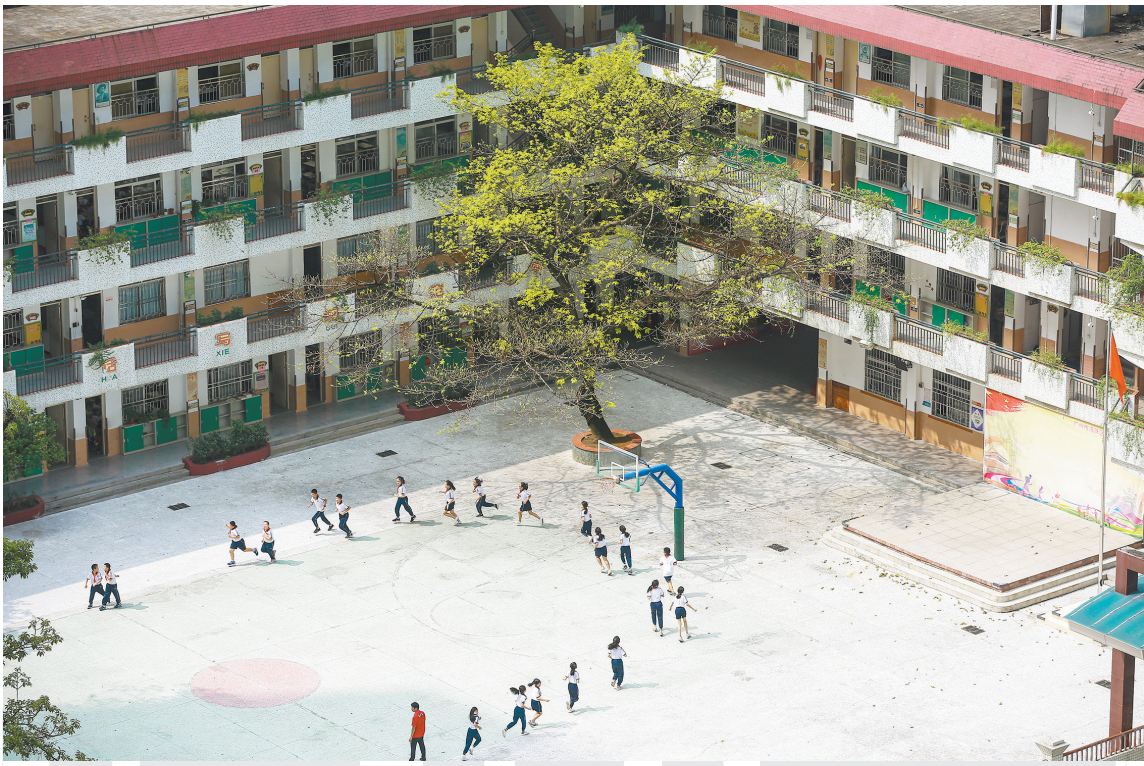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拍摄的这五年里,并不是每一年,基立道小学的师生们都可以目睹这生命更迭的轮回。在疫情肆虐的去年,学校处于停课的状态。有一段时间,满地的落叶都没有人清理。新芽在沉寂中吐露,榕树又一次默默地长回了它原本该有的样子。

在更多的、相当长的时间里,学校的师生们则享受着这份大自然的馈赠。榕树不会带来鲜美的果实,却往往提供了足够大范围的树荫。

它刚好种植在教学楼的拐角处。经过多年的修剪,它的枝条向教学楼外的操场伸展而出,枝繁叶茂,看起来成为操场的一部分。

在非常炎热的广州夏季,树荫底下的体育课成了非常固定的风景。列队、仰卧起坐、呼啦圈……这棵南方学校的榕树,为师生们提供了一处精致的庇护所。它很像一个温和不语的老人,安静地照看快乐成长的小朋友们。

操场上榕树下,小学生们来回奔跑的场景,也许是我这五年来拍下最多的场景。下课铃响的那一刻,总会有从课堂里飞奔而出的男生女生,汇聚在树下嬉戏。上课铃响的那一刻,总会有飞奔回课堂的男生女生,在榕树下擦肩而过。



2019年10月14日,学生们在操场上跑圈

榕树下

图/文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岭



2020年9月20日,全体学生在早操期间练习武术



“种花人”——吴贵华、李颖仪讨论纸花创作



纸花艺术材料:皱纹纸



纸花艺术工具:热熔胶枪、热熔胶、剪刀



“和馆”内悬挂约150朵抽象大型花艺,参观的街坊仿佛置身梦幻仙境

轻裁慢剪搓复粘 英雄木棉由纸生

——流传千百年的纸花工艺以现代新颖的方式绽放岭南文化之美
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

“和馆”,这座有900余年历史的广州市荔湾区泮塘古村青砖大屋内外,“盛放”着硕大的樱花、向日葵、虞美人等,寒来暑往,娇艳不减。

“种花人”——广州儿女吴贵华、李颖仪及其团队,从流传千百年的纸花工艺着手,探索以现代新颖的方式绽放岭南文化之美。

1700多年前开始,因为鲜花不易保存,岭南祖先使用通草、蚕丝织物、纸等天然材料,运用不同的工艺方式制作成通草花、绢花、纸花等。

“和馆”内的纸花,大多由皱纹纸制作而成。和传统纸花相比,“和馆”的纸花色彩鲜艳、花形特别,直径1.5米的不在少数,每朵大概要花一个月才能完成。

怎么从一张纸变成一朵花?李颖仪用最新设计的小木棉花做演示——“木棉花分花蕊、花瓣、花萼、枝干,造花就是将每一部分做出来后再粘合一起。”李颖仪说。她先是取出西瓜红色的皱纹纸,细细剪出一排细丝,再将皱纹纸通过热熔胶缠绕在铁丝上,绕上数圈,作为花蕊。每根细丝揉搓成条,用画笔点缀其顶部,使花蕊更逼真。

接着是花瓣。用长方形纸片以中心点为轴,反向扭至对折,就能模拟木棉花瓣的厚实感,粘合后拉扯成花瓣形状,再稍微修剪,五瓣花瓣就做好了。将花瓣粘合在花蕊外,最后再用棕色皱纹纸制作花萼和枝干。

其实,木棉花是团队首次制作的仿真纸花,“我们的纸花,大多数灵感来自不同的鲜花。虽然有原型,但不能说是仿真花,更多是‘美的结合体’,比较抽象。”吴贵华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,特别钟爱木棉花。“木棉花是广州市市花,是‘英雄花’,我想用纸花完整将它表达出来。”

一名退役军人,为什么会传承有千年历史的造花工艺?原来,吴贵华在退役后组建了一个摄影团队,有一次他自学制作纸花用作拍摄道具,被客户看中,他意识到有市场。

一开始团队制造的纸花与传统纸花相似,比较小巧,多用于佩戴和摆设。后来客户“如果大一点会不会更有张力?”的一句话让吴贵华醍醐灌顶。此后,吴贵华与团队主要结合时尚的元素,设计硕大抽象的纸花。

今年2月,吴贵华团队进驻泮塘五约,开一场不落幕的纸花艺术装置展览,“做这件事,一方面是想树立自己品牌的形象,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让造花工艺、岭南文化更为人熟知。”



“和馆”外“盛开”硕大的向日葵



纸花可制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



最新创作的木棉纸花惟妙惟肖